

敢說良心話的經濟學家

開門見山

黃泉安
自由撰稿人



土著经济大会结束后，我在等待本地马来经济系学者的回响，可惜几乎全面寂静。或许，本地学术界翘楚都为了顾全大局，力挺安华经济改革号召而选择报喜不报忧。

大致上，土著经济大会打包回家的议决案，包括，一、继续利用国家机制掌控土著土地拥有权；二、掌控土著经济的工具纯是联邦政府既有的政府相关机构（GLC）、政府相关投资机构（GLIC）及国有企业；三、下游经济活动交由政府相关马来精英主导，同步配合土著企业精英掌控国家财富；四、对于非专业技能的土著，选项是呼吁新生代侧重技职教育、等待政府设立20亿令吉基金援助初创；五、至于大马70%多数土著社群的经济选项，是回归乡村发展与农业陈旧老路。

看来，联邦政府的经济幕僚的方策构思很透彻，一、继续锁定政府相关机构、政府相关投资机构及国有企业为经济护墙；二、通过政府机制授权马来精英主导下游经济活动；三、择定亲政府土著企业精英掌控国家财富。

这全是从上达下的新封建制度，完全忽视开放经济的世界大同理念。

针对这点，欣然听到平地一声雷，一名经济系教授逆风喊话，认为政府过分袒护政府相关机构及政府相关投资机构，并对之授权操控国家高回馈领域，以偏概全之下，直接堵阻土著潜能企业家冒头的机缘。

这名学者是尼亚兹阿萨杜拉（M.Niaz Asadullah），据说原籍德国，印度阿里嘉尔穆斯林大学学士出身（1996年），赴笈牛津大学经济系考获硕士（2000）及博士（2005）学位，曾在英国雷丁大学执教经济长达7年（2006-2013），旅居大马之后曾在马大经济系讲学（2014-2022），，现是蒙纳士大学大马分校经济系教授，前后已发表逾50份同行评审的专文及超过200篇媒体经济评论。

尼亚兹教授把政府相关机构及政府相关投资机构视为“伪”公共领域，通过新经济政策短径，将土著精英引入公共领域或国企岗位，让他们享尽优厚薪酬。他问：“当你刻意设置这类影子领域（政府相关机构及政府相关投资机构），它即可提供倾向种族取舍的决策高层人选，享尽优越舒适度，有谁还会自找麻烦去通过艰难的方式进入市场竞争？”

他表示，马来西亚现时的经济缺陷，应归因于过分凸显土著及非土著之间的鸿沟，论述方面也过分简化种族失均问题，这已逼使非土著将资源投注在我国上市公司，同时表现优越。遗憾的是，当局没对政府相关机构及政府相关投资机构进行绩效考核，造成土著赋权挂钩公共领域掌控权的土著议程，更加失焦。

尼亚兹说，非精英土著普遍缺乏冒险精神，不敢投身私企领域去竞逐，造成土著在私企职场人数稀落，因此土著在私企缺乏代表性是必然的事，怪不了谁。

他敦促政府把资源投注在优质教育和课程改革，改变土著的思维，鼓励他们走出公共服务或政府相关机构精英圈所提供的职业安全网，敢敢投身于更具提升收入契机的职场。

他说，大马经济套路向来都是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但企业的成功元素是要自力更生，而不仅是寻求融资管道那么简单；归根究底，大马土著还是要回到开放竞争，土著更需结合不同文化来齐心合作。当然，投身高竞争性开放市场时，冒险的胆识也是不能或缺的本份。

敢说，尼亚兹教授抓紧政府相关机构及政府相关投资机构及国有企业来开刀，绝对不是无的放矢。

最近，总稽查司发表2022年联邦机构财务报表稽查报告，证实4家联邦机构的总负债高于总资产，同时揪出50机构经常赤字高达45.7亿令吉。其中，5大机构赤字总额逾31亿令吉，黑名单是联邦土地发展局（赤字达10亿500万令吉）、电力工业基金（9.9亿）、大马铁道资产机构（4.84亿）、国家信托基金（3.53亿）及吉隆坡市政局（2.83亿）。

此外，总稽查司直击国防卫队基金局没对旗下子公司进行绩效考核，即使莫实得控股及发马公司分别投资减值7.68亿令吉及4400万令吉，但却姑息这两家国企的净利润和子公司投资被夸大为净利8亿1200万令吉，是否存有刑事犯规？

本期国会，议员辩论还是萦绕在肉骨茶、新村申遗与泰莱史薇芙演唱会伪命题，看来只有等待敢讲良心话的经济家发言以正视听了。